

彭公案

清·贪梦道人等编撰

中国古典公案小说精品



· 中卷 ·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中国古典公案小说精品

清·贪梦道人等编撰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彭公案/(清)贪梦道人等编撰. - 北京:北京燕山出版社,
1996.11. 2006年7月重印.

(中国古典公案小说精品)

ISBN 7-5402-0804-X

I. 彭… II. 贪… III. 章回小说:公案小说 -
中国-清代 IV. I242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96)第23714号

责任编辑:里 功

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36号)

(邮政编码:100007)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顺义富各庄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45.875印张 1160千字

2006年7月北京第2版 2006年7月北京第3次印刷

定价:140.00元(全三册)

第一〇二回

徐胜探贼遇多姣 赛花见貌怜才郎

话说蓬头鬼黄顺打开书信一看，微微一笑。马雕在旁偷看，见黄顺微微一笑，他就知道这信内必有喜事，吩咐喽兵，叫厨下赶紧备酒，给黄大太爷送行。黄顺心中说：“马雕真乃人面兽心，我来投奔这许多日子，他从未与我在一处吃酒。今天听见有朋友请我，立刻摆酒给我送行，真乃势利小人。”黄顺把书信带好，吩咐下面把出流高带下去吃饭。高通海这信上面，原来却画着一个王八，有头有尾，一看不觉一笑。早有喽兵在分赃厅下摆了一桌酒，大厅上也把圆桌摆好，四个人对坐吃酒，今天大家开怀畅饮，不在话下。

单说徐胜在山前等候高源，不见回来，心中正在犹豫，忽见树林之内出来一伙喽兵，为首一个女子，手使铁棍一条，生得形同夜叉，相貌丑陋。怎见得，有赞为证：

前顶秃，斗鸡眼，颐口塌鼻梁，脑袋小，黑又瘦。

大麻子似酱稠，多亏她把粉擦得厚，又被风儿吹裂了口。蓝布衫，白挽袖，印花边，黄铜纽，红中衣，裆儿瘦。小金莲够九寸长，实难受，一步一歪一嘎悠。

徐胜看罢，大吃一惊！这不是《西游记》妖怪出世，定是

《封神榜》天将临凡。那丑丫头来至徐胜面前，见徐胜年有二十以外，白净面皮，俊品人物，身穿蓝绸国士衫，腰系凉带，足下薄底快靴，肋下配定绿鲨鱼皮鞘太平刀，暗带短链铜锤。丑丫头用手中棍一指，说：“哟！对面小辈，通上名来，你今来到我这磨盘山，有何事故？”徐胜说：“丫头要问，你家老爷姓徐名胜，表字广治，别号就叫粉面金刚。今天奉大人堂谕，来至磨盘山捉拿山贼，寻找妖妇九花娘。”这女子一听徐胜之言，说：“我乃大寨主金眼太岁马雕之女，名唤马赛花。我看你这人倒也安稳，你跟我进来，你我二人成为百年之好。”徐胜一听，把眼一瞪说：“丫头趁早住口，不要胡言，你老爷乃是烈烈英雄，堂堂丈夫，岂肯与你贼女为伍。”马赛花一听此言，勃然大怒，说：“匹夫，你休要不知自爱，待我来结果你的性命。”说罢，抡棍就打。那徐胜看这丫头所使的这条铁棍，甚是沉重，知道厉害，连忙用短锤相迎。二人不分高低上下，正在这般景况，忽然徐胜失神被马赛花一棍打倒，急忙过来按住捆上，把徐胜扛起来，竟奔自己住的院子来。

这院中是上房三间，东西各有配房三间。把徐胜放在东里间屋中，马赛花说：“徐胜，你若是愿意活，跟你姑娘成为百年之好，你我郎才女貌，也是姻缘有分，天作之合。”徐胜假意应允说：“姑娘，你急速放开我，你所说之事，我全都应允就是了。”马赛花一听徐胜应允，便过去把他放开，派仆妇、丫环去到厨房备酒，少时就将杯盘摆在桌上。这几位仆妇、丫环，都知道马赛花脾气，不敢在此服侍，先躲在外面，各归自己房中歇息。粉面金刚徐胜与马赛花二人，推杯换盏，打算将她灌醉，盗回他的短链铜锤，打死马赛花。传了五六杯的光景，徐胜说：“我腹中饥饿，你去拿些吃的来。”马赛花叫了两声仆妇，无人答言，自己出来，去至厨房说：“刘三，预备几样点心，赶紧送到我屋内。”马赛花转身仍回上房，却不见了徐胜，不由得大吃一惊！连忙各

处寻找，踪迹不见。

书中交代：粉面金刚徐胜见马赛花出去，拿起自己兵刃，离了上房，蹿了两层院子，见正北有一座高楼，来至楼下，便登楼梯往上扑奔。一瞧是一明两暗，屋内灯烛辉煌，东里间屋中，顺着前檐木床，挂着芙蓉纱蚊帐，上面挂着花篮，里面有梔子、茉莉、晚香玉、夜来香各种奇花。顺北墙一张花梨木条案，上面摆定四样瓷器。条案头前是花梨八仙桌，镶着墨玉心，两边两把太师椅，桌上放着一盏把儿灯，上面点着一支白蜡。靠东墙挂着镖囊一个、单刀一把，下面梳头桌一张，有妇人一切应用之物，屋中有一阵丹桂冰麝之香。徐胜正看到得意之际，忽听楼梯上有一妇人的声音，吓得他无处躲藏，有心出去，又怕被人堵在门首，自己无奈，只得撩起床帏，伏身藏在床底下，隔着帏缝往外偷看。只见进来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，头上梳盘龙髻，耳戴秋叶梅坠金环，脸似桃花，眉舒柳叶，唇似樱桃，杏眼含情，香腮带笑。身穿银红色女衫，周身织金边儿，南红缎百褶宫裙，下面南红缎子官鞋，月白裹脚，绿绊腿带，红鞋之上绣着挑梁四季花。头前一个丫环，手执红纱灯笼在前引路，后面又跟着一个丫环。那姑娘坐在床上，正在徐胜头脸之上。粉面金刚无处可躲，听那女子叫道：“小香，你去跟着小玉把洗澡木盆搭上楼来。”两个丫环转身下去。徐胜在床底下进退两难，只见两个丫环搭着洗澡盆上来，放在这美貌女子面前，仆妇拿来两壶开水，倒在盆内。

这姑娘乃是青锋剑陈山之女，名唤陈月娥，跟他父亲学得全身的武艺。陈山甚是疼爱此女，欲选择名门，无奈他是山贼，所有官宦人家，与他焉能往来。今日陈月娥方在楼下练了半天拳脚，自己觉着身体倦乏，想着到楼上歇息。此时天色已晚，想要洗脚，却不想有外人藏在自己屋中。她先把长大衣服脱去了，换上便服，婆子倒上一碗茶来。陈月娥正要吃茶之时，忽听楼下一阵大乱，丫环小玉上来说：“姑娘可了不得啦！下面马赛花手拿

铁棍，来到这里，要找姑娘拚命。”陈月娥一闻此言，先吩咐人将木盆拿开，然后摘去簪环，由墙上摘下单刀，带上镖囊，转身往外就走。旁边仆妇慌忙拦住说：“姑娘暂且不必动怒，我到外面问她，因何故堵在这里喊骂？”陈月娥一听仆妇之言，甚是有理，说：“李妈，你就此前去问个明白，再来禀我知道，待我结果了她的性命。”正在说话之际，忽听楼下一声怪叫，马赛花堵在门口，说要徐胜，只气得陈月娥怒气填胸，拉刀就要与马赛花见个雌雄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〇三回

陈月娥闺中自缢 徐广治再会多情

话说马赛花在屋中不见了徐胜，自己寻踪找迹，找到这花园里，知道陈月娥在此楼上居住，料想徐胜必是被陈月娥请去寻欢作乐，便把我扔在九霄云外。她来至楼下，用手中铁棍一指说：“陈月娥，趁此将那个姓徐的小白脸放了出来，万事皆休，如若不然，我要杀上楼去，把尔等全皆杀死。”这陈月娥手拿单刀，来至楼门以外说：“姊姊休要胡说，咱们这山上哪里来姓徐的人，我并未见着。”马赛花把手一摆，说道：“陈月娥，你不必撒谎，眼见那徐胜往你这院中来了。你说未见，他往哪里去了？”陈月娥说：“实不知道，你往别处寻找他去吧！”

二人正在争论之际，忽听外面一声喊嚷：“丫头，你气死我也！我一世英名，被你毁坏了。”马赛花一看，正是金眼太岁马雕。因他正在前厅吃酒，见一心腹来报道：“姑娘今日巡山，遇见一个姓徐的，姑娘将他拿获，扛到自己的屋中去吃酒，方才还到后面厨房去催菜呢。”金眼太岁一闻此言，只气得三尸神暴跳，五陵豪气腾空，伸手拉了一口鬼头刀，离了坐位，直奔他女儿住的院中。在各屋内寻找，并不见男子的踪迹，也不知马赛花往哪里去了？一问仆妇人等，方才知道马赛花拿着铁棍，找到陈月娥

院中去了。他拿刀追到东院，正遇见马赛花与陈月娥口角相争。马雕劈头就是一刀，马赛花往旁边一闪，用手中铁棍相迎，说：“爹爹，你不要管我的事，趁早走开。”马雕说：“你气死我也！老父今天先把你杀死，然后再去寻找那厮。”马赛花并不答言，摆铁棍上下翻飞，猛一变着，啪嚓一声，竟将马雕打死。

下面人一阵大乱，早有人飞报与花叉将小丧门孙立、青锋剑陈山、蓬头鬼黄顺。那三人正在吃酒之际，喽兵来报说：“大寨主马雕，被他女儿一棍打死了。”花叉将孙立一听此言，就由兵器架上拿起一条三股漆金耙，哇呀呀一声喊叫，说：“气死我也！”他方一走开，又有巡路喽兵跑上来说：“报！外面来了大同总兵玉面虎张耀宗，带领五千马步军，把磨盘山围了个水泄不通，说从画春园逃窜的漏网之贼，全在磨盘山隐藏，连九花娘都在这里，要想个主意。”黄顺说：“陈大哥，我本是安善良民，你也是侠义英雄，我今天已把这座磨盘山献与彭大人了，哪位给我下书信给高通海？”陈山说：“好！你我就此前往，先把领兵大人接进山寨，然后再与大众商议。”便同着黄顺，先把张耀宗请至分赃厅坐下待茶。陈山听得东院中一阵喊杀，说：“你等少坐，我去去就来。”陈山提刀来至东跨院，只见马赛花正与孙立两下动手，一棍又把孙立打死。陈山过来问道：“马赛花，你这厮好生大胆，你把你父亲打死，又打死二寨主孙立，这是什么缘故，从实说来！”马赛花说：“你问原因，我就为你女儿，她把我那姓徐的人偷藏起来，快把姓徐的还我，万事皆休。”陈山把女儿陈月娥叫下楼来说：“儿呀！这姓徐的是何等人？你快将他放下楼来。”陈月娥说：“女儿楼上并无闲杂人，马赛花是信口胡说！”陈山说：“我女儿楼上并无什么姓徐的，你满口胡说乱道，还不与我退去。”马赛花说：“你帮着你女儿胡赖不成，你说没有，我进去要翻。”陈山说：“我女儿楼上并无什么姓徐的，翻不出便怎样？”马赛花说：“翻出姓徐的，我带了同走，我没话说；如若翻

不出来，我把脑袋输给了你。”陈山回头又问他女儿陈月娥说：“儿呀！楼上有人你也说实话，无人你也说实话。”陈月娥说：“爹爹请放心，楼上并无别人，如要翻出别人，孩儿情愿输脑袋给他。”陈山说：“好！马赛花，你真是无父无君之人！我且问你，这个姓徐的是何如人？”马赛花说：“徐胜是我新定的丈夫，跟我在屋中吃酒，被你女儿拐来的。”陈山说：“你只管上去翻来。”陈月娥手下的仆妇丫环，俱皆不悦，说：“我们姑娘这楼中，连三岁孩童无故都不得登楼，又哪里来姓徐的，你这是无故生非。”

正说之际，蓬头鬼黄顺带着玉面虎张耀宗、水底蛟龙高通海来至东跨院，见陈山等正与马赛花口角相争。高通海来至陈山面前，说：“陈寨主，我等正短一位老爷，是同我一起来的，姓徐名胜，字广治，外号人称粉面金刚，现在不知被你山中何人所害，踪迹不见。”陈山说：“高老爷，你说这话有因，我等正为此事争辩。那位徐老爷是被马赛花擒去了，逼着要与她成亲。这马赛花到厨房催菜，回来又不见了徐老爷。她拿着一条铁棍各处寻找，说徐老爷被我女儿藏在楼上，我叫她上去寻找。”高通海说：“甚好！既然如是，就叫她上楼寻找如何？”陈山说：“也好！我在头前带路，马赛花你跟我前来。”说罢，举步上楼。

床底下徐胜早已听得清清楚楚，有心出去，又怕坏了人家姑娘的名节；有心不出去，又怕马赛花翻着，不知如何是好！此时，他只得撩起床帏，钻身出来，站在陈山面前说：“在下姓徐名胜，我就是粉面金刚。我可有几句话要说，在下奉堂谕前来探山，误被马赛花擒住，那丑丫头要逼我与她成亲，我假意应允，她即将我放开。她上厨房去催菜，我才逃来此处。我以为这楼上无人居住，不想乃是姑娘的香闺绣户。我隐藏在床下，姑娘并不知晓。”马赛花在下面用棍一指，说：“姓徐的，你趁此跟我回去拜堂成亲，万事皆休。”徐胜说：“丫头，你这是在梦里说话，老

爷焉能要你！”马赛花一听此言，把三角眼一瞪，黄眼珠一转，说：“姓徐的，你真是前来找死。”摆棍向徐胜搂头就打。徐胜跳出圈外，不敢与丑丫头交锋。旁边跳过蓬头鬼黄顺来，大喊一声！陈山亦摆利刃，协力相帮动手，说：“月娥丫头呀！你是要我这条老命。”

陈月娥一语不发，只羞得面红耳赤，转身来到屋中，把汗巾解将下来，紧拴在窗棂之上，说：“此事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楚，被爹爹说了几句，我还有何脸面活在世上？莫若急速一死，到阴曹地府找我那去世的娘亲，以了今生冤孽。”说罢，便伸脖颈往里一套。不知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〇四回

陈山率众投钦差 黄顺自归内黄府

话说陈月娥正要投环上吊一死，不想丫环、仆妇赶到，先把姑娘救下，幸喜得以苏醒过来。此时，外面众人早把马赛花围上。

徐胜先跳过墙去，往前行走，约有五六里之遥，只见眼前有一座古庙，坐北向南。徐胜也不知是何庙宇，蹿上房去往各处留神细看，见东边单有一所跨院，里面灯光隐隐。徐胜蹿房越脊，到了东院之内，跳下房来，用舌尖舔破窗棂纸，往屋中仔细一看，只见里面顺着前檐是一张湘妃竹床，床上有小桌一张，上面坐定的正是桑氏妖妇九花娘。另有八仙桌一张，两边有太师椅两把，八仙桌上放着一盏蜡灯，椅子上坐着一个仆妇。

书中交代：九花娘因何来到此处？只因她与傅国恩分手之后，自己拿着一个包裹，内有珍珠细软之物，可值三千两之数。她打算远走高飞，找一深山幽僻之处，躲避此难。那一日走到这座庙门前，看见上面有一块匾，写的是九圣庵。她自觉身体倦乏，来至山门叩门，里面出来一位老尼僧将山门开放。老尼僧将她让至禅堂，分宾主落座，叫仆妇捧上茶来吃了两盏。老尼僧问道：“施主尊姓大名，从何处而来？”九花娘说：“师父要问，在

下乃鸡鸣驿人氏，娘家姓桑，婆家姓汪。只因丈夫去世，自己孤身一人，想要出家，情愿在此晨昏三叩首，早晚一炉香，望师父慈悲，收我做徒弟。”老尼僧说：“甚好。”夜内，她就将老尼僧一刀杀死，尸首扔在一旁，把使唤的仆妇人等叫来。九花娘说：“你等不必害怕，如要走漏消息，我一并杀了。”

今日晚间，九花娘桑氏独自一人，正在屋内发呆，只觉着发似人揪，肉似钩搭，行坐不安，不知所因何故？徐胜在外面一瞧是妖妇九花娘，便飞身跳入院中，大嚷一声，说：“妖妇！你今天休走，我等特意前来捉拿于你。”九花娘在屋内一听，吓得脸色改变，急忙将灯吹灭，先摔出一个杌凳来。粉面金刚闪在一旁，那妖妇随后蹿到院中，摆动单刀，往外一看，原来却是当年鸡鸣驿相遇，在心中盼想的俊俏郎君徐胜。妖妇一见，冲着徐胜扑哧一笑，用手指点着说：“呀！我打算是谁？原来是你，小没良心的，你还跟我动手？走吧，有话到屋里再讲。”粉面金刚徐胜面目一沉，把眼一瞪，向她说道：“妖妇，你谋害亲夫，谣言惑众，协助叛臣，刺杀钦差，种种不法皆身犯国律，目无王章。你要有知识，我把你捆上，解到大人公馆，任凭大人发落。”九花娘见徐胜并无半点情意，把手中的刀一指说：“徐胜，你真不知时务。我仙姑认情，给你说的是金玉良言，谁想你翻脸无情，恶语伤人。你我二人，分个强存弱死。”说罢，抡刀就剁，粉面金刚摆手中铜锤相迎。二人走了有三五个照面，九花娘见徐胜甚是凶勇，便转身往南就走。徐胜随后紧紧追赶，九花娘偷眼一看，伸手拿帕照徐胜一摔，徐胜只闻一阵异香，便翻身跌倒在地。九花娘把他扛将起来，送到屋中，放在床上，先把徐胜的手臂捆好，然后把解药抹在他鼻孔之上。徐胜打了两个嚏喷，苏醒过来，大骂道：“妖妇，你快把我结果性命，我只求速死。”九花娘在徐胜旁边一站，说：“你我无冤无仇，你何必这样心狠意毒。今日庙中无人，你要从我这件好事，你我二人就在这庙中一住，

做一个海外散仙，任意逍遥。”徐胜一想，莫如假意应允，用酒将她灌醉，拿她前去报功。想罢，说：“九花娘，前番在鸡鸣驿，我确有心爱慕于你，谁知被高通梅、刘芳、欧阳德冲散，直到如今，我还心中恋念，不忘前情。这也是你我姻缘有分，今天异地相逢，真遂我心中之愿。”九花娘一听此言，说：“徐郎！我知你是一位有情有义之人，这才算是我目能识人。”说着就将徐胜放开，告诉婆子、丫环烹茶备菜。

他二人携手同行，来到上房，在里间屋中落座吃茶，诉说别后情形。九花娘问道：“徐老爷，自打鸡鸣驿分手之后，你心中还有意惦念我吗？”徐胜说：“自从你我分别，我是茶思饭想，并无一刻忘怀，不知美娘子你心中如何？”九花娘唉了一声，说：“自从你我分别之后，我有心想要上吊身死，又恐你在世界上还想念于我。今天见你，真遂了我平生之愿。”婆子擦抹桌案，摆上杯盘。徐胜还是真饿了，自从他跟高通海直奔磨盘山而来，天已到二更以后，尚未吃饭，今晚看见摆上各种菜蔬，心中甚乐。九花娘一瞧，摆上十六样果子，亲手拿起酒壶说：“徐胜，我今天敬你三杯酒，头一杯酒，给你消愁解闷，这是一盅压惊酒；第二杯，你我破镜重圆，总算是双喜绵绵；第三杯，你喝一盏成双酒，我也陪你喝一杯。”二人对坐着吃了几杯酒，徐胜安心要将九花娘灌醉，所以巧语花言地哄那九花娘。后来又猜拳行令，开怀畅饮。

正在得意之间，外面来了几位英雄。原来水底蛟龙高通海同着陈山、张耀宗，已将马赛花拿住，将她绳缚二臂。再找徐胜时，却已踪迹不见。高通海说：“你我大家分头寻找。”他同陈山、张耀宗三人，顾着后山小路下来，到了九圣庵；蹚过墙去，只见东厢房中灯烛辉煌，里面有男女之声。高通海将窗棂纸舔破一看，招手叫张耀宗、陈山说：“你两个人来看。”三位各拉兵刃，要闯进屋内捉拿九花娘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〇五回

群雄共捉九花娘 总镇亲访剑峰山

话说粉面金刚徐胜在九圣庵内与九花娘吃酒，徐胜假意殷勤，九花娘乐得心花儿都开，亲手给徐胜斟酒，二人开怀畅饮。怎见得，有赞为证：

徐广治在灯儿下，见那个粉香脂艳又在目内。一阵阵风送娇美，媚于座上。徐广治装就了那等情形，心儿耿耿，眼儿宁宁，春扇儿摇摇，引动了劳卿。淫妖错上了巫山十二峰，意儿摇，芳心动，魂儿荡漾，魄儿飘零，软却却如梦如惊。荡荡悠悠，恍恍惚惚，目不转睛。说什么天儿长，地儿久，心坎上温，眼皮上供。曾记得，长生殿订定了百年约，趁今日良宵，海誓山盟。花里魔王更甚一层，蜜语甜言万分情。目下的郎君与众不同，隐刚直，添柔性，假堆欢，笑语迎，把一位粉面金刚玉罗汉，当作了黄蜂多情。徐广治神色与他等相似，却原来是一派的虚情假意装成。

徐胜正与九花娘吃酒，外面高通海同张耀宗、陈山三个人赶到。

高通海在外面一声喊嚷：“妖妇九花娘，今天你往哪里走？”

我等特意前来拿你。”九花娘先把灯儿吹灭。徐胜举起桌子，照九花娘就砍。九花娘拉刀由东里间屋内蹿出，奔到了西里间屋。徐胜在里间嚷道：“张大哥、高大哥快来，妖妇往西里间屋中去了。”徐胜抓短链铜锤追至西里间，再找妖妇已踪迹不见。高通海进屋来把灯点上，众人到西屋仔细寻找，见后窗户已开，想必是从这里逃走了。大家在前后院又寻找一遍，陈山见并无妖妇踪迹，便说：“你我大家暂回磨盘山去吧。”众人这才回归磨盘山。

此时天光大亮，陈山把高通海请至里间屋内，说：“高老爷，我有一事相求。”高通海说：“什么事？请讲。”陈山说：“老汉只有一女，就是高老爷方才看见的那个姑娘。求高老爷做个大媒，给徐老爷说说，不知意下如何？”高通海满口答应说：“你听信吧！”转身来至外面，一见粉面金刚，便把陈山之意细说了一遍。徐胜倒也愿意，说：“高老爷，这内中还有一段情节，我已定下张氏门中亲事，他如愿意，你可把此事对他说明；如不愿意，作为罢论。”高通海又对陈山把话细讲，陈山说：“高老爷你去把定礼要来，就算一言为定。”高通海过去告诉徐胜说：“陈山愿意，你就拿出定礼来吧。”徐胜解下一对荷包交给陈山，拜了岳父，从新大排筵席，款待张耀宗等。陈山把喽兵点齐，拿过花名册簿，把孙立、马雕成殓，葬在山前，再把马赛花捆好，装在车上，这才随同大同总兵张耀宗等直奔公馆。

来到大人公馆以外，高通海、徐胜、张耀宗先到里面给大人请安回话，说：“卑职等奉大人堂谕寻找妖妇九花娘，在磨盘山有山贼马雕等拒捕官兵，卑职等已将贼人打死。当时内中有一陈山，为人忠厚，率众投降，现在外面听候大人示下。”大人吩咐先把陈山带上来。少时，外面把陈山领至大人面前，跪倒磕头，口称：“罪民陈山，参见钦差大人。”大人一看陈山，约有五十以外，面庞微黄，重眉大眼，准头端正，四方口，额下一部花白胡须，身穿一件蓝绸长衫，足下白袜云鞋。大人说：“陈山起来，

下面坐下，本阁有话问你。”陈山说：“有钦差大人虎驾在此，草民焉敢坐下。”大人说：“坐下好讲话。”陈山说：“告坐。”大人说：“这磨盘山方圆有多大地方？你手下有多少喽兵？除此之外，那里还有山贼么？”陈山回说：“这磨盘山有五百名喽兵，为首的是马雕、孙立。小人因带着女儿从山前路过，被马雕、孙立拦住，大战一天，不分胜负，他约小人上山，做了山寨主。钦差大人派兵剿山，草民不敢抗敌官兵，今马雕、孙立已死，因此率众来至大人台前请罪。”大人说：“你既知道改过，又何罪之有，从此跟本部当差，本部还要保举于你。”陈山说：“承大人栽培。”

大人把众办差官叫到跟前说：“把磨盘山喽兵编成名号，归大同府镇标补额。以前因傅国恩克扣军饷，兵变之后八千兵只剩三千有余，就在这磨盘山五六百喽兵之内，挑选精明干练之人补为头目。”然后又问道：“现在九花娘往哪里逃走去了？”高源说：“昨天夜晚在九圣庵动手，妖妇此时已经逃走。”大人说：“奉旨所缉之要犯俱皆拿获，惟有九花娘逃走，我再给你等三天限，必须将九花娘拿住，如无此贼，我定要开参。”高通海吓得战战兢兢，刘德太默默无言。正在忧虑之际，外面来禀报说：“有汝宁府上蔡县的班头紫面虎苏永福、雨雪豹苏永禄二人求见大人。”彭公说：“叫他二人进来。”外面答应。

不多时，带进苏家兄弟二人来跪下说：“卑职叩头，求大人赏差事。”彭公见苏永福年约五十以外，身高八尺，面如紫玉，雄眉阔目，身穿青洋绉长衫，足登青缎快靴，手拿折扇。大人说：“二位班头，前者你等将采花蜂拿获，本部也曾说过，叫你二人跟我当差。我今已把叛臣傅国恩拿住，内中只有一个奉旨严拿的妖妇九花娘漏网。我这里现正派人寻找，你二人来得甚好，跟着他等查拿贼匪，去访九花娘的下落。”苏永福说：“我同苏永禄在大同府南门外茶馆，听见几个卖鱼的说，此地有一座剑峰山，方圆三百余里，里面有一个大寨，寨主人称活阎王焦振远，